

星光不足 道也未大

香港旅遊發展局對有關調查結果感到驚訝，半點也不奇怪，因為香港調查數據顯示，二〇〇九到二〇一〇年間，「大道」一直高踞旅客十大必到景點首位。可是表面上證明星光大道有它足夠吸引遊客的魅力，可是有沒有想過，過去兩年「優績」未必表示中港台遊客的滿意度，而且其中還以中國內地、台灣兩地遊客為多，不過初到貴境，慕名循例一遊而已。所以，如何吸引遊客再來，才是必須重視的課題。

很多人都有個感覺，目前星光大道過於偏重舊日明星，活像老牌明星時光隧道，是不是有必要再花心思增加星量，比如增設一座互動電腦網柱，隨時添進廿一世紀之後出現的新星，這樣新一代影迷也許更感興趣。

星油乾坤 連盈慧

尖沙咀「星光大道」位列全球十二大「浪得虛名」旅遊景點名單，不知道有多少香港人會認同這調查。

美國評判細數「大道」缺點有三：一、欠缺舒適休憩區；二、紀念品攤檔過多；三、音樂聲浪太吵耳。第一點無疑值得注意，大道路長，遊客不辭千里而來，的確需要多設中途休息站，就算本土的公公婆婆，腳力也不容易一條氣走完全程；餘下兩點，說不定本土遊客反而最少意見，攤檔紀念品只錯在貨品太多重複，如果不是家家大同小異，再多也不嫌，當局不妨藉此考慮為檔主註冊版權，鼓勵他們多創新意，日後攤檔各有特色，就不嫌多了。

至於音樂，像筆者同輩那一類人，也真的受不了，香港之所以有「大聲港」美譽，可能源於人多地狹，大家習慣大聲講話使然，今日天天掛上耳機長大的新一輩，便不會有此敏感；但是上述幾點，不令美國遊客滿意度大減，相信法國和日本遊客亦有同感，筆者來自法國和日本的朋友，就不會對大道有過滿意評分，尤其是法國人，說話一向陰聲細氣，比美國人更抵受不了高聲。

有勇有謀

「小尉遲」孫新，「母大蟲」顧大嫂夫妻決意劫獄，營救「兩頭蛇」解珍、「雙尾蝎」解寶兄弟，然後一齊投奔梁山泊入夥。「病尉遲」孫立雖為提轄，無奈勢成騎虎，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你眾人既是如此行了，我怎地推卻得？終不成日後倒要替你們喫官司？罷！罷！罷！都做一處商議了行！」

孫立一連講了三個「罷」，如此在官職與親情發生矛盾，作出抉擇時的心境，是多麼無可奈何。由此，亦可見此人重情義，日後，梁山泊三打祝家莊亦倚仗孫提轄。

此番劫獄，雖計出顧大嫂，但人腳調動還有賴孫提轄。孫立命「出林龍」鄒潤先行返回登雲山，收拾財物馬匹，率領二十個心腹，一同下山，前來十里牌酒店會合。另一方面命孫新入城，聯絡「鐵叫子」樂和；並暗中通知因於獄中的解珍、解寶，約定劫獄。

翌日，人腳齊集，登雲山鄒潤一夥、孫新、顧大嫂及幾個心腹伙計，加上孫立帶來的十數軍漢，共四十餘人。孫新宰了兩口豬，一隻羊，眾人飽餐一頓。顧大嫂扮作探監送飯婦人，貼身藏了尖刀，先行入城。餘下孫新、孫立一夥；鄒潤、鄒潤一夥，各帶人手，分作兩路，尾隨入城劫獄救解珍兄弟。且說節級受了毛太公錢財，守在牢門裡獅子口邊，一方面暗中監視包節級，另一方面準備接應顧大嫂等人前來劫獄。

此時，牢門鈴子拽響，樂和看見是顧大嫂，仍明知故問：「甚為人。」顧大嫂應道：「送飯的」。

樂和開了門讓顧大嫂進來，才再關門。顧大嫂進入後，正沿着走廊前往監倉。坐在亭子裡的包節級看見，喝問這婦人是誰？自古「獄不透露」，誰敢進牢裡來送飯？

樂和答曰是解珍、解寶的姐姐。

古代坐監沒有伙食供應，宋代亦然，此例延伸至今，內地勞改犯，須付伙食費，不似在香港坐監，有免費皇家飯、公費醫療。

話說包節級不允顧大嫂直接送入監倉，由樂和代送飯入監。樂和藉此會合解珍、解寶，告之顧大嫂已到步，只等前後相應，並乘機替解氏兄弟打開枷鎖，打開倉門。

此時，有小牢子入報包節級，說是「孫提轄敲門，要送進來」。包節級思忖孫立是營官，前來監獄做甚麼，為策萬全，乃着左右「休要開門」。

不一會，外面又叫道：「孫提轄焦躁了打門」。包節級聞言大怒，下了亭心，欲往看個究竟，冷不提防早已走近亭心的顧大嫂大叫一聲：「我的兄弟回身逃命，恰巧解珍、解寶從監倉中走出，迎個正着，被解寶迎頭一枷打碎天靈蓋，一命嗚呼，顧大嫂亦趨前，取其首級；插低了幾個小牢子，眾人殺出牢去，會合守牢門的孫立、孫新，迎上鄒潤、鄒潤及王孔，奔出城門，朝十里牌揚長而去。

今番成功劫獄，救出解珍、解寶兄弟，從開始策劃到策反孫立，全由顧大嫂一人居中部署，足見「母大蟲」有勇有謀，有心計。

(細說水滸·二五四)

幾類旅途最怕

旅途中，和友人坐長途巴士，全程大概是四個半小時。

總算開了一次「眼界」，一上了巴士，便聽見後座有位女士嘖嘖咕咕說個不停。我不懂當地語言，所以並不入腦，也不為意。

巴士開了一段時間，耳邊噪音不絕，我和友人對話極為困難，方始發覺，原來後座那位女士喋喋不休未停過嘴。

我開始留心聽，奇怪，來去去去只有一把聲音，旁邊那位不時「唔」、「啊」、「諾」單音作應。我也開始計時，一個鐘、兩個鐘、一個鐘又三個鐘、兩個鐘！我從未聽過一個人可以連續說話兩個鐘，不必休息。
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友人轉身，用當地語言對那女士說：「小姐，多謝你告訴我，如有許有趣的事情，可是，我們不想聽！再者，我朋友旅途疲乏，想小睡片刻，可以放低聲音，繼續說你的故事嗎？」幸好，收效了！

這個經驗，令我想起旅途幾怕：

一怕旁邊是個股動不已的單身旅客，他並非心存不軌，只是客氣地問長問短，或者是一五一十介紹他的背景和身世；

二怕隔鄰旅客知多少扮代表，不住開解我，同情香港人負責任的痛苦，憂心香港言論自由將會盡失；

三怕鄰座是個精算之徒，付了航空公司旅費，便要盡取回報，這一刻問空姐取啤酒，那刻取兒童玩具，飲完牛奶飲紅酒，四怕隔鄰完全個人主義，挖完耳朵挖鼻孔，梳完頭髮剪指甲；

第五怕，也是最怕，隔鄰是興罷歸來的香港旅行團，吱吱喳喳說開鋪頭平，哪間鋪頭搵錢！

海闊天空 蘇狄嘉

旅途中，和友人坐長途巴士，全程大概是四個半小時。

總算開了一次「眼界」，一上了巴士，便聽見後座有位女士嘖嘖咕咕說個不停。我不懂當地語言，所以並不入腦，也不為意。

巴士開了一段時間，耳邊噪音不絕，我和友人對話極為困難，方始發覺，原來後座那位女士喋喋不休未停過嘴。

我開始留心聽，奇怪，來去去去只有一把聲音，旁邊那位不時「唔」、「啊」、「諾」單音作應。我也開始計時，一個鐘、兩個鐘、一個鐘又三個鐘、兩個鐘！我從未聽過一個人可以連續說話兩個鐘，不必休息。
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友人轉身，用當地語言對那女士說：「小姐，多謝你告訴我，如有許有趣的事情，可是，我們不想聽！再者，我朋友旅途疲乏，想小睡片刻，可以放低聲音，繼續說你的故事嗎？」幸好，收效了！

這個經驗，令我想起旅途幾怕：

一怕旁邊是個股動不已的單身旅客，他並非心存不軌，只是客氣地問長問短，或者是一五一十介紹他的背景和身世；

二怕隔鄰旅客知多少扮代表，不住開解我，同情香港人負責任的痛苦，憂心香港言論自由將會盡失；

三怕鄰座是個精算之徒，付了航空公司旅費，便要盡取回報，這一刻問空姐取啤酒，那刻取兒童玩具，飲完牛奶飲紅酒，四怕隔鄰完全個人主義，挖完耳朵挖鼻孔，梳完頭髮剪指甲；

第五怕，也是最怕，隔鄰是興罷歸來的香港旅行團，吱吱喳喳說開鋪頭平，哪間鋪頭搵錢！

邀太極宗師張三丰 喝茶



和平古鎮。網上圖片

來到邵武市和平古鎮，當我看到「和平」這兩個字時，立刻有種既熟悉又陌生，既親近又遙遠的感覺。我的家鄉在閩南，地名「和平」，而這裡地處閩西北，名叫「和平」，字序雖然倒過來，但彷彿兜了一個圈子，回到原點一樣。這到底是一種巧合，或真有某種內在的聯繫或暗示？有時候文字也會讓人迷惑。

和平古鎮的建置始於唐朝，歷史久遠，傳統文化底蘊深厚，有教授這樣評價和平古鎮，這是「一處全國罕見的城堡式大村鎮」。也有專家、學者不約而同地認為：「和平鎮保留如此完整的古街區，全國少見，堪稱『福建第一街』」。這裡所說的「第一街」，是指貫穿古鎮南北的那條舊市街，全長600餘米，寬6-8米，街中心全以青石板鋪築，因北高南低的地形關係，街道隨形就勢形成「九曲十三彎」，宛如一條騰空欲飛的青龍。古街兩旁分佈着近百條縱橫交錯呈網狀的古建卵石巷道，或長或短，或寬或窄，高牆窄巷，古樸幽遠。古民居鱗次櫛比，既有中原古風，又具地方特色，堪稱古民居的瑰寶。東門街兩旁老房子擠擠挨挨，多為磚木結構。街面鋪設石板，塊塊光滑，雨後更是光潔如鏡，如詩如畫。街面每隔100米就有一個用條石鋪成、狀似棋盤的圖案，當地人稱其為棋盤石。可見，和平古鎮確實不是普通的地方，而是一座具有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古鎮。

自古以來，和平鎮讀書求學之風盛行，氛圍濃郁，人傑地靈。從唐代到科舉廢除時，和平鎮出了137名進士，被譽為「進士之鄉」。這裡民間文學、民間音樂、戲劇舞蹈遺存相當豐富，僅舞蹈種類就達70餘種，主要有花鼓舞、七巧燈、踩高蹺、刀花舞等，尤為珍貴的是和平鎮保留下始於奴隸社會的儺舞，可謂是古文化的活化石。歷史證明，和平古鎮是漢族入南移的見證，也是漢族經濟、文化從中原進入福建後的歷史積澱和縮影。走進這樣的古鎮，悠悠古韻撲面而來，尤其是作為一個從平和來的文化人，對和平古鎮的歷史演變更有種說不出的感覺。

因此，禁不住在想，從平和到和平到底有多遠？轉念一想，應該沒有人能夠準確說出來。從地理位置講，其實並不算遠，也就幾百公里而已；但如果從歷史和文化方面來講，就有點說不清楚了。據了解，如果認真追溯起來，和平鎮已有四千多年歷史了，而且是古代邵武通往江西、秦寧、建寧、汀洲的咽喉要道，福建出省三道之一的隘道「愁思嶺」也在和平境內，乃兵家必爭之地，可見其歷史和文化之悠久和重要性。而平和地處漳州西南部，與福建、廣東兩省八縣相連，古為揚州之城，周為七閩之地，明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置縣，取「寇平而人和」之意。清時有「小漳州」之稱。現有56.4萬人口，面積2,334平方公里，是一個山區大縣。這樣的兩個地區的距離，是很難用數字來體現和衡量的。

也許，「和平」這兩個字，已經詮釋和注解了我，我身份證的地址也始終以「和平」這兩個字來界定，可見，從小到大，我都沒有離開過平和，也沒有走出平和，即便出去旅遊或學習，後來還是回到家鄉，這是一種情結，也是一種夢魘，「平和」已經化成我體內的血液了，事實上，我對地懷有某種種子情懷。也許，正是因為我從小到大沐浴在「和平」這兩個字當中，並融入了家鄉的情感，所以，當我看到「和平」這兩個字時，也有一種見慣了感覺，熟悉的陌生感讓我有種想走近她的感覺，在我潛意識裡，「和平」與「平和」似乎是沒有距離。

和平古鎮讓我迷戀，也是因為它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。和平古鎮的許多古建築讓我入迷，有古城堡及譙樓，有崇崇煥煥的聚奎塔，有創建於五代的和平書院，還有縣丞署、舊市三宮、舊市義倉、謝氏莊倉和中乾廟、下城廟、光源寺以及廖氏、黃氏、丁氏、趙氏、上官氏等家族祠堂，其中廖氏、黃氏、李氏的三座大夫第及陳氏「貢元」宅等都堪稱古民居瑰寶。也許是自己尚且也算是文化人的原因，我對其中的和平書院情有獨鍾，這也應該算是一種文化情結吧。

如上已講，和平古鎮自開科取士以來，出了137名進士，有「進士之鄉」的美譽，而這與已有千年歷史的和平書院密切相關。和平書院始創於後唐，創始人黃峭（871年-933年）。唐時，黃峭之父從河南到邵武做官時，發現和平水向西流，非同一般，因此把家安置在和平。其子果真應證了和平風水好，十八歲考上進士，官至五代後唐工部侍郎。在朝做官時，黃峭最大的抱負就是「復唐」，在感到復唐無望時就棄官歸隱到和平，並創辦了和平書院。據了解，現在黃峭後裔遍佈世界各大洲，達4000多萬人。可見，和平古鎮已成為聯繫海內外黃氏後裔的紐帶。

有意思的是，黃峭當時創建和平書院時，故意將北向南大門頂部設計成一頂官帽，而且將三扇門設計成一個「品」字，充分體現出「學而優則仕」的思想。不僅如此，進入書院大廳，必須登十三級台階，前六級為努力讀書，從第七級開始為七品至一品，寓意步步高升。大門上方的木雕月標為打開書卷的樣子，寓意「開卷有益」。「書卷」上原本鑲嵌着「天開文運」四字，可惜的是牌匾現已不在。據了解，宋代著名理學大師朱熹、楊時都曾到和平書院講學。據說現存和平書院的東面門上「和平書院」四字就是朱熹題寫。可見將和平書院視為邵南人才搖籃並不為過。不過，現代的和平古鎮已然破落，如未能很好集資修繕，不久的將來勢必成為歷史一大遺憾，這也是我對和平古鎮及和平書院懷有的不捨情感。

也怪我見識短淺，竟不知和平古鎮還是太極宗師張三丰的故里，真是汗顏。不過，此時此刻，真想

百家廊 盧一心

能夠穿越時空，去拜訪一下這位太極宗師，並邀他喝杯茶。據《邵武縣志》記載，十九世紀初和平盛產武陽峰碎銅紅茶，產品在縣城三十餘家茶行暢銷，盛名享譽中外。而張三丰故里就在和平古鎮的武陽峰，也就是出產「年年福」茶的地方，果真是人傑地靈，有好茶的地方出人才出大師。相傳，明末某年，和平古鎮有個書生備考進士，含着墨書的銅錢讀書思考問題，皇上賜碎銅綠茶為「進士春」，賜碎銅紅茶為「年年福」，並題寫匾額由書生帶回邵武和平。從此，和平古鎮名揚天下，碎銅茶也因此香滿人間，真是福分。

其實，和平古鎮之「和平」二字，古稱「禾坪」（禾苗的禾，草坪的坪），意為地勢平坦，盛產糧食，是一座古城堡。新石器時期，古越先民就在這兒繁衍生息。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始於唐代。唐時稱「畫錦」，宋為「畫錦鄉和平里」。因唐代這裡已經人口稠密，形成繁華的街市，故宋以後又稱「舊市街」。元承宋制。明為「三十三都」，萬曆年間和平才開始修寶塔、建城堡。直到清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才設和平分縣。由此可見，和平古鎮真正建置始於清代，但這並不影響我對她的情感。儘管如此，從平和到和平有多遠？終將成為我內心永遠的懸念。再說，從平和到和平，實際上已被賦予新的文化內涵。誠如我曾經寫到「平和不只是一地名，也是一種心態和境界」。同樣的道理，「和平」二字何嘗不是如此？

美食 隨想 興國

人人都追求可口的美食，香港的報紙雜誌無日無之地介紹美食，可以想像得出，儘管管人很多都在叫餓，但畢竟，窮得還剩下美食，是香港特殊的現象。

香港曾經流行過私房菜，那是只有幾家的人時候，人人趨之若鶩，因為那確實是平常難得吃到的真正私房菜。現在，私房菜沒有以前那麼流行，原因之一，是私房菜的名字已經被濫用了，而且有些名私房菜的，根本就是山寨的創新菜式，和私房無關。那是不美食，就看看調得好了不好，不過名字用上私房菜，就是山寨飯。

很多人懷念的美食，就是工作或放學回家，阿媽煮的飯菜，阿媽用盡心思，每日菜式不同，務求吸引丈夫和子女的食慾，留住他們的胃。天下母親烹製的美食，是最好的美食，是最好的私房菜。儘管你的私房菜和我的大同小異，但是只要有親情灌注其內，天下第一，家家都是。

現代的美食愈來愈昂貴了。記得二十年前，在茶餐廳吃一碟香港特色的餐蛋飯，外加一杯冰涼的心坎裡去的凍檸茶，埋單才十四大元。那時的大學畢業生，起薪點是萬把塊，人人吃喝沒得。如今天學生的月薪薪俸沒有變，但吃喝同樣的食物飲料，埋單是三十多元。連茶餐廳的美食都吃不起了，還談甚麼美食家筆下的名店美食？

不過，就算香港真的窮，還是窮得只剩下美食，不信，到書報攤去看那些有美食專欄的雜誌有多少，看看日日有美食專欄文章的報紙有多少。就知道，香港真是窮得只剩下美食的天堂！

台灣雜記 生活語錄 吳康民

中國人喜歡摩天大廈，兩岸皆是，台北有一〇一高樓，曾是世界最高，現在已被阿聯酋杜拜的高八百二十八米的哈利法塔超過了。

台北有高樓，南部也要來一個，於是高雄有一座八十五層的，以便南北輝映。登上高雄的這座高樓的七十四層觀光層，俯視全市，覺得沒有台北一〇一好看。大概是高雄的市容比較殘舊，加上觀光層又沒有造型攝影，沒有更多的展覽和紀念品攤位。

觀光沒啥看頭，轉到附近的誠品書店，見有我今年初在台北出版的隨筆集《我家的背影》，見識心喜，遂取出拍照留念。但店員卻加以干涉，說書店內不准拍照。轉去六合夜市，仍然十分熱鬧。台灣人喜冷飲，青年男女人手一杯，不是珍珠奶茶，便是名目繁多的種種果汁。台灣不是近幾個月來鬧了一場飲品添加劑的風波麼？港人對台灣飲品因此望而卻步，但台灣人都不當一回事。在高雄看了一個澄清湖，在台中對日月潭匆匆一瞥，都沒有太大印象。倒是台灣食肆的創意，頗為引人注意。先前來過多次台灣，吃過一些名稱古怪、食物特別的小食肆。

記憶最難忘的是曾兩次光顧的基隆市的白煮豬腳，這道菜叫一個單字「紀」的豬蹄店，他們的白煮豬蹄，爽而不膩，是為上品。這次郵輪雖登陸基隆，但隨即赴台北，錯過了再光顧的機會。

這一次卻在台北一家叫「五角船板」的餐廳就餐，老板是個女的，愛好行為藝術。餐廳裡滿是壁畫，顏色鮮艷，十分耀眼。而全廳燈光幽暗，樓高五層，不設電梯，我們老人家走得氣喘吁吁的，加上眼花繚亂，未曾就餐，似乎被打了一頓悶棍，食慾也就冷了半截。

來就餐的大概以青年男女、情侶為主，新潮男女，就喜歡這個情調，我就不想再光顧了。

南中北遊足三天，郵輪的台灣行也就差不多了。遊台灣，能記住的，就是「吃」。

尋找「心願」 獨家風景 呂書練

「小龍女」（吳卓林）回來了。雖然沒獲生父公開承認，但她有位聰明而勇敢的媽媽吳綺莉，早在她出世前已為她確定了身份。所以，小龍女神態自信，還帶點少女的嬌態。

女星婚外生女，吳綺莉不是第一人，當時受注目是因為「她的男人」最初不想認賬，更說了句「做了一件很多男人都會做的錯事」，得罪了女人，更惹怒了男人。「逢場作戲」是男人風流的藉口，但如果戲假成真，弄出生命來，你的戲就要演足十八載。

在兩性關係中，女人之所以較被動或對性愛更謹慎，生理構造的異同是主因之一。因為一夜歡愉後，男人結上領帶綁好鞋帶就鬆鬆出門，但留在女人體內的液體可能孕育成另一個生命，女人更可能因為這個意外的生命難產而踏上性命，至少要承受懷胎十月的志願和生產時的劇痛。

也正因為，母親比父親更珍愛孩子。現實中不負責任或不想負責任的父親卻不少，以至連大偶像如柯德莉莉萍、瑪麗蓮夢露都找尋爸爸，而且，尋覓過程並不止於童年，而幾乎是整個生命歷程。

六歲時，父親跟夏萍於公園玩耍，他突然因為一個電話就不辭而別。這個困惑在夏萍腦中縈繞多年。她長大後在英國讀寄宿學校，知道父親在那裡「從事銀行工作」，十幾歲的少女就瞞着媽媽，擅自登報尋父。當了大明星也一樣，有一次在拍《珠光寶氣》時，她接到一個電話說，有人在街頭看到她父親，她甚至擅自離開拍攝現場……

後來，她的首任丈夫、著名影星McFerrer透過紅十字會知道他在愛爾蘭，並安排他們父女相見。那次見面，她雖然擁抱了父親，但沒有流淚，也不激動，只是釋懷。原來，在她心中，「父親」早已逝世多年。

當年，小龍女的名人父親無法擺脫傳媒「玩失蹤」，她的母親卻要公開尋生父。但恐怕，她最終尋到的只是自己的「心願」，而非爸爸。